

老中医经验

清代名医赵海仙医疗经验简介

王琦 夏治平

赵海仙,原名履鳌(1831?~1904年*),清·江苏高邮县人,寄居兴化。其祖术堂,字双湖,父春普,字小湖,两世皆精医术,活人无数。双湖著有《医学指归》二卷。小湖,禀承家学,立方遣药,丝丝入扣。履鳌,幼承家训,质资聪颖,好学深思,治学谨严,对经典著作亦多研究,有谓“……通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之读,深探厥蕴;皇甫士安、王叔和之书,次第研习,历有年所。”(《寿石轩医药集存序》)

赵氏治病深思敏悟,圆机活法,多愈奇证。因忙于诊务,无暇著述,晚年体弱多病,致力撰写医学著述,总结自己的医疗经验,著有《霍乱辨证》、《续辨证录》、《阴阳五行论》(后二书未终篇)。各地遇有疑难杂证,常来质难问疑,蔚然为江淮重望。赵氏所遗验案甚多,惜散失未能加以收集整理,至今苏北地区一带仍传抄不绝。196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将赵氏亲笔录存方笺进行编辑、出版,名曰《寿石轩医案》,使其经验得以流传。通观该案辨证之精,立方遣药之巧,足资后学师法。现将其主要经验结合作者的学习体会作一介绍。

辨证精当 善治疑难杂证

赵氏治疗时病,分辨甚细。如治一“湿温便血”案,因湿温后期,湿邪化热,热伤阴络,症见“便血下注”,由于亡血过多,肝肾之阴耗竭,气随血脱,导致肢冷,冲气上逆,诊“脉细数、按之无根”,病情危笃,且便血止而又复,此时攻守两难。赵氏当机立断,拟投“交引阴阳”法。药用高丽参、黄芪皮、鹿毛角(即鹿角)扶正益气温阳,当归、东阿胶、鸡子黄滋阴养液,紫石英、青铅重镇摄纳肾气,使之

“阴阳相奕”。又案中治一“烂喉痧”,系因“冬不藏精”,复感春温时邪,症见“遍身痧斑稠密,咽喉破烂”,“神志昏糊,时明时昧,谵语狂躁”,脉象“洪数不齐”,“舌赤无津,兼有芒刺”,赵氏断为热毒燔灼气营,营阴耗伤之危候,急予清热解毒、养阴生津,方用增液承气汤合白虎汤,力挽重疴。

赵氏治疗内科杂证,以脏腑辨证为基础。详辨寒热虚实,作为立法用药的依据。如对咳嗽一证,案中列举有因“寒邪入肺”,用“开闭”法,宣其肺气;“肺肾交亏,邪郁不化”,予以扶正达邪;“木扣金鸣,干咳无痰”,先拟逍遥散加味;“火灼金伤”,用金水六君煎等。同时还根据症状的特征,如“咳而呕吐”的“胃咳”,方用《金匱》麦门冬汤加味;“咳而便泻”的“大肠咳”,方用赤石脂禹余粮汤加健脾之品。总之,根据其不同的病因、症状、病位进行辨证,非同见咳止咳。又案中对痰饮论述十分精深。他指出该证是由于“命火渐衰,不克胜水;脾阳不振,不克制水;肺失统治,不克输水”,于是“泛溢三焦,漫无节制。”又进一步指出:“饮溢肺则喘咳,饮凌心则心悸,饮流四肢则手足肿,饮上升则头眩,饮流胁间则漉漉有声,此饮之为患也。”如“蕴藏肝胆,则多疑善怯,甚则风动抽搐;留膈上,则懊恼不安,甚则恼怒无常;入心包则神识模糊……,此痰之变也。”并概括其病机谓“本饮标痰,上痰下饮,证实人虚,下虚

* 赵氏生卒年代,据《赵海仙百年纪念册》其孙怀珍于1930年作志,故推其为1831年生。又据《三续高邮州志》载“戊戌(1898)德宗不豫,诏举天下名医,江督刘忠诚公举以应诏,适履鳌有疾,辞不赴。甲辰(1904)张文襄公在鄂遯疾,遣使者至兴化迎之,履鳌已病重不能行,未几歿”。可知死于1904年,享年74岁。

上实”，治疗当“先治其标之痰，后治其本之饮，先清标之余热，后治其本之阳虚。”层次井然，分析精辟，在前人的基础上，多有发挥。对癥闭一证，赵氏认为“水道之通，一由肺气之通调，一由膀胱之热能蒸化，小便自能畅出而无阻，非通利之品所能为功。”他主张内外兼治，“内用温品，以助气化”；“外用灸法，以通其气”，灸药并施。

重视脾胃 注重温运阳气

赵氏受东垣脾胃学说的影响较深，并将其理论运用于多种杂病的治疗中。如案中对因“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，皆由命火式微”的气喘，强调“进参术补土以生金”；“投姜附通阳以化浊”，方用六君子汤加干姜、五味子、附子、细辛、紫石英。又在痰饮案中对因“命火不足，火不生土，脾阳不运”所致者，立出“补土生金、兼逐痰饮”的治则。赵氏治一臌胀（气臌），因“木郁乘土”，而致“脾伤气胀，食不运行，夜不能寐”，药用香砂六君去甘草，加鸡内金、干蟾皮、冬瓜子行气宽膨，远志、枣仁宁心安神。随症加减，灵活变通。

赵氏在重视脾胃的同时，还注重温运阳气。如治臌胀（中满）案例中，赵氏明确指出：“土为万物之母，众污所归”，他分析该病形成的关键是“运机一滞塞，则中焦窒塞，痰浊内停，以致腹渐胀满”，赵氏强调“通阳治中土”，能使“运化得常，则阴霾自退”。又赵氏治一“反胃”案，症见“嘔吐酸水，食入反出，懊恼，脉象弦滑”，断为“肝阳扰胃，胃中伏饮”所致。治以温运中阳，药用益智仁、白蔻花暖脾温阳化湿，瓜蒌霜、半夏、防己、茯苓、四制干术（即“逐饮散”见后“自制验方”）、郁金、橘皮、橘络化痰通络逐饮，代赭石、灶心土镇逆止吐。

效法叶氏 善用通络治法

清·叶天士提出“初为气结在经，久则血伤入络”的理论，倡用通络法，用于病久入络之证，赵氏对此，亦颇深得叶氏之奥旨。现就案中运用，作一归纳。

1. 消痰通络法：

噎膈（血膈）：症见脘次胀痛，食入则吐，嘔吐涎沫，甚则吐为苕菜水，大便燥结或黑色，脉弦细或沉弦而滑。赵氏断为痰瘀互结、气血瘀滞。常用鹿角尖、五灵脂、独角蜣螂等活血消痰；煅赭石、旋复花、瓜蒌、薤白降逆宣痹；通络散（见后“自制验方”）、制半夏、橘皮、橘络等化痰通络，伏龙肝镇吐止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赵氏善用鹿角尖，取温通活血散结之功。

咳血：痰中带血，频频举发，红紫不一，期门跳动。赵氏认为“阳络伤，则血上溢”。药用大生地、大白芍（酒炒）、旱莲草清热养阴止血；桃仁、人参、三七、山楂肉散瘀通络；炮姜炭引血归原、兼能止血；甘草调和诸药，童便、藕节降逆散瘀。

2. 辛润通络法：

胃痛：胸次刺痛，胃脘不舒，噫暖频仍，间有痰沫，赵氏认为“劳力伤络”，拟用香附旋复花汤治之（香附米、旋复花、当归须、苏梗、天仙藤、汉防己、桃仁泥、头红花、白蒺藜、福橘皮、橘络、降香屑、陈佛手）。

3. 化痰通络法：

类中风：口眼歪邪，间有舌强，左偏不遂，麻痛并形，步履乏便，持握维艰，脉象弦劲而滑。赵氏辨为“本虚外实，湿痰入于血脉”。药用制南星、半夏粉、木防己、木瓜、牵正散、通络散、橘皮、橘络祛风涤痰、舒筋活络，桑寄生、鹿啣草补肝肾、祛风湿，仙鹤草止血，路路通、络石藤通络。

自制验方 重视药物修治

赵氏自制验方，主要有逐饮散、涤饮散、通络散、治臌胀方等。现简介如下：

逐饮散（即“四制干术散”），主治“久咳、痰多薄沫”。制法：用野干术四两，匀分四份，第一份用甘遂二钱煎汤制，去甘遂；第二份用白芥子二钱煎汤制，去白芥子；第三份用枳实二钱煎汤制，去枳实；第四份用大戟二钱煎汤制，去大戟，合并炒干研末。

涤饮散（即“七制干术散”），主治“肺寒久咳，肺病气喘”。制法：用野干术七两，上四份如逐饮散制法，

余三份：第一份用芫花二钱煎汤制，去芫花；第二份用干姜二钱煎汤制，去干姜；第三份用广皮二钱煎汤制，去广皮。连上四份，合并炒干研末。

通络散（即“九制干术散”），主治“肺寒咳喘，痰稀畏冷。”制法：用野干术九两。以上七份如涤饮散治法。余二份：第一份用肉桂二钱煎汤制，去肉桂；第二份用熟附子二钱煎汤制，去熟附子，连上七份，合并炒干研末。该方赵氏原为“咳喘”、“痰饮”而设，但观案中还广泛地用于胃痛、噎膈、胁痛、眩晕、类中风、痹证等。其指征：凡是胁肋隐痛，胸闷痞满，舌苔粘腻，脉沉弦或滑等，症由“痰浊”所致者，均可应用。证之临床，确有著效。考赵氏此方即枳术丸与控涎丹之复方加味而成。其构思之巧，非学验俱丰者可及。

治臌胀方：取鸡屎白一升，用夏布口袋盛入磁瓶内，浸白花酒五升，瓶口用皮纸封固，隔水煮一柱香之久。每晚取出三两，澄清，另用海南子六分，煨木香五分，川朴四分，橘皮四分，共研细末，和入酒中，燉温饮之，可供临床治疗臌胀病的参考。

赵氏还精于炮制，如熟附子用童便浸，取其回阳救逆；磁石以盐水封煨，取其入肾；黄连以姜汁炒，取其苦降辛通；干姜、五味子同杵，一开一阖；麦冬同赤石脂炒煎，温涩、寒润并用，真是自出机杼。

赵氏对剂型、煎服法亦颇具巧思，案中治臌胀等一类慢性病，采用汤丸并进或用膏方，治肺病以药“泡茶饮之”，疟疾“用姜汤和服半贝散”，水肿用鲜鲤鱼煎汤代水。案中还说有“三日一帖（剂）”的服法，以“预调之”。

对运用引经药亦别出心裁，如治肺痿咽哑，用猪肉皮（去肥白），取仲景猪肤汤之意，养胃气用粳米，痢疾用炙荷蒂，取其升清降浊。

综观赵氏，治学谨严。学有根柢，辨证精确，不愧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医家，其医疗学术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研究。

惊 恐 症 一 例 治 验

上海毛巾漂印厂医务室 浦 东 声

唐××，女，40岁，农民，门诊号：16360。

1979年10月某晚9时后开会回家，踽踽独行，万籁俱寂，忽闻怪声，似鸟非鸟，出自田塍，由远而近，匝地而过，顿时惊恐万状。此后神志恍惚，寝食俱废；一闻声息，即倏然惊恐。如是匝月，形态神色，日渐不支。曾至××县医院治疗，疑为“精神分裂症”，给以冬眠灵等镇静剂，未见效果，遂邀就诊。自诉见人闻声，即感恐惧，头昏目眩，心烦意乱，腹胀背楚，莫可名状。其家属中均无类似病史和精神病史。

检查：体温正常，血压138/80毫米汞柱，心率80次/分，心肺正常，腹软，肝肋下2.5厘米，质中，脾未扪及，神清颈软，无病理性反射。

实验室检查：血常规：血红蛋白9.8克%，红细胞360万/立方毫米，白细胞6,900/立方毫米，分类正常。尿常规：蛋白微量，红细胞2~3。大便常规：蛔虫卵(+)。肝功能在正常范围。

诊脉：二寸濡涩，右关略洪，尺脉浮大，重按无力。察舌：舌质较淡，不胖，苔薄，尖略红。

处方：(1)至宝丹2粒，日服1粒。(2)白术炭

9克，云茯苓12克，炒远志9克，石菖蒲9克，煨龙齿30克，制半夏15克，焦枳实9克，天竺黄15克，青礞石30克(先煎)，小川连3克，安桂心4.5克(后下)，西党参9克，炙甘草6克。五剂。

二诊：药后精神渐振，惊恐忧思大减，胃纳较增，睡眠好转。处方：西党参15克，炙黄芪15克，炒白术9克，白茯苓12克，炒枳实9克，石菖蒲9克，炒远志9克，制半夏9克，上广皮9克，熟附块9克，小川连3克，安桂心4.5克(后下)，煨龙齿30克，炙甘草6克。五剂。

三诊：诸恙均减，神态正常，心肾之水火已调，脾胃之升降合拍，原方再进五剂，以臻全功。随访2年，情况良好。

按：本例主要因心肾水火失调，脾胃升降受阻所致，故首用至宝丹取其芳香透窍，镇惊宁神，防其“大惊卒恐，痴癫僵仆”之变。又以六君子健脾理气，温胆汤镇静和中，远志、天竺黄、青礞石化痰定志；川连配附、桂、黄芪，以交泰心肾、平衡水火；重用半夏者，取其通阳之速；菖蒲合龙齿，其芳香化浊、镇摄潜阳，一开一合，有相得益彰之妙。